

(上接第8版)

二

添差的工作是闲适的,洪适的芒鞋,有更为阔绰的时光来丈量台州的每一寸肌理。台州的山水,在洪适笔下洩成一片青碧的墨痕,交织成诗与梦的雅与慢。

他踏遍府城南北、赤城丹崖,在《雨中宿万年寺》捕捉“寒松长送枕边声”的禅意;在寒岩寺中体味“空中清磬发,幽处慧灯明”的空明;他循着孙绰的履迹登临赤城,难掩“今日霞标对赤城”的诗情;石梁飞瀑前,他效仿谢灵运“来烹紫云腴”,寒甌中映出“奇事订前闻,诗成识层阁”的狂喜;国清寺的风光让他直言“杖策将穷览,巾车不计程”,宁国寺的秋雨竹色又令他笑叹“宦海何时了,僧房为少留”。

这位“在地化”的文人,更擅将政务忧思化入风物,他的诗笔,最爱捕捉台州的琐碎清明。最动人的书写,藏于琐碎的人间烟火。黄岩道中,他听幽鸟思故园,见沙蟹横行而莞尔;天台道中,老妪的织机声与橘农的吆喝,化作“橘绿谁能画,枫丹远似花”的田园长卷。甚至离任途中,他仍记挂灵石寺檐角的风铃——那些“漠漠水田飞白鹭”的句子,没有庙堂的煌煌气派,却如山民檐下半碗热茶,熨帖着谪宦生涯的伤痕。

“神仙今古台州”是洪适对台州的热情描绘,而刘阮洞的桃花,则牵动他最深沉的隐逸之思。当年刘晨、阮肇遇仙的传说,化作“仙家长若三春好”的怅惘;踏过荒园旧迹,他对着空谷自问“人境何知万事非”,仿佛满山翠微皆在劝其归隐。然而,洪适终究在《蝶恋花》中泄露心迹:“江山应道来何暮”——台州的霞光云霓,早已内化为他抵御宦海虚妄的精神图腾。在《天台山石桥诗集》序言中,他发出“庶使烟霞不孤”的慨叹;在离别台州多年后,又满是“何事双旌,却为丹丘驻”的追忆,总是道不尽对台州山水的脉脉深情。

这位金石大家更以文心雕琢治所。他在府衙西侧垒石筑“分绣阁”,推窗即见“群山萦环,垂光献状”;于官廨中辟“清閤堂”,植竹千竿以效王子猷“何可一日无此君”之风。这两处风雅所在,恰似他宦海生涯的双翼——一翼托起政务之暇的诗酒江山,一翼载

动士人风骨的清寂孤高。分绣阁是洪适对抗宦海庸常的密钥,他常于阁中“觴朋命案,弈棋援琴”,洒然自适,正如他在《分绣阁记》中剖白心迹:“吾身朝夕于斯,抑欲自适其适尔。”——阁名“分绣”,非独取群山如绣,更是将锦绣仕途与林泉志趣一分为二,在“吏抱簿牍,袂属器闾”的官场,硬生生劈出一隙云水禅心。若说分绣阁是洪适的诗酒江湖,清閤堂则是他的精神道场。此堂最见洪适的仕隐智慧。台州判官陈知柔题诗“雁行吏退铃斋静”,道破他“隐于仕”的机巧:白日里是“巍冠独倚阑”的干吏,退食后即成“一灯炯微明”的幽人。最堪玩味者,当属时人对其“双面”的解读:于分绣阁见其“好客飞觞同啸傲”的旷达,于清閤堂窥其“挺然霜雪操”的孤高。洪适的文人本色——既未效陶潜绝尘,亦未学谢安入世,而是在“铃斋”与“竹轩”的夹缝间,辟出一条“政成而诗兴”的中道。他以阁纳江山灵气,以堂养士人风骨,在台州的烟霞史册上,刻下了一道既入世又出尘的文化年轮。

当官船驶离海门时,洪适离任的行囊中最重的不是官印,而是装满台州诗稿的藤箱——那里有赤城丹霞染红的公文,石梁飞瀑溅湿的案牍,以及四载光阴酿成的百首诗琥珀。台州的山海,终成其精神原乡。多年后,他在《席上再作》写下“不见丹丘三十年,青山碧水想依然”,还想将未竟理想托付给分绣阁的海雾与清閤堂的竹影。还有“归鞭欲指江南去,回首霞标忆旧峰”的诗句,也能照见那个在宦海沉浮中紧握初心的身影——分绣阁的云山画境,清閤堂的霜雪劲节,都是南宋士大夫贬谪诗歌写作的美好侧影。

三

绍兴十四年(1144),二十八岁的洪适正式到任台州。这位以金石考据名世的儒臣,甫一踏入台州地界,便以“视民如伤”的仁政理念,将父亲的忠贞气节转化为经世济民的实践。彼时的台州,正处于南宋初年复杂的政治漩涡中,秦桧党羽掌控的政治氛围压得人们快要喘不过气来。但洪适在《台州添差通判厅壁记》中却宣誓:“清其心以永其平,视著令唯谨”,短短十二字,道尽他整

顿吏治、革除时弊的决心。

洪适以金石考据般的严谨审视政务。他反对冗官扰民,主张“能使官不负,位不越”,强调官员应严守法定职责,恪守本分,杜绝主观随意,避免权力僭越;应关注民生疾苦,反对漠视百姓诉求的官僚作风;树立“清慎勤勉”的为官典范,强化儒家“修齐治平”的道德理想。他力求通过规范官僚职责、批判冗官弊端、倡导民本精神与历史借鉴,构建一个廉洁高效、权责分明、忠君爱民的地方行政体系。这些思想既是对北宋灭亡教训的反思,也是南宋士大夫阶层在动荡时局中探索治国之道的理想,体现了儒家政治哲学与宋代官僚制度的深刻互动。

在《台州谒先圣文》中,他又写下“罄心究精,问可省否”,这八字誓言表明他虽出身科举,却清醒认识到自身缺乏实践经验,以“初试民政”“未能深烛厥理”而自谦。但同时又提倡“推惠浹民”,强调既然身为官员,就必须以德行与学识服务社会,而非追求虚名。展现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虚心求教的精神,体现儒家“格物致知”的实践观。

然而,宦海是残酷的,当洪适的朱笔劈向黄岩县的黑狱时,他的人生又一次如黄尘清水般发生骤变。

绍兴十七年(1147)的暮夏,江南的湿热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,笼罩着台州城。洪适策马行过黄岩县的官道,青衫上沾满尘土,蝉声在官衙外的古槐上嘶鸣,树影婆娑间,他隐约听见囚室传来断续的鸣咽。

那日县令的谄笑犹在耳边:“通判大人,本县狱中早已空无一人。”然而当洪适端坐厅堂,却见檐角掠过几只惊鸟,庭前石阶缝隙里渗出一缕血痕。忽地,后堂传来一声凄厉的呼喊,似利刃划破虚假的平静。他霍然起身,皂隶们慌忙阻拦,却挡不住他推开堂庑木门的决绝——十数名囚徒蜷缩在暗室,铁链与冤声共振,惊起满室尘埃。

“此案当重审!”洪适的朱笔在案卷上簌簌游走,墨色浸透玉版纸。他想起父亲在金国冰天雪地中持节十五载的脊梁,想起自己初入仕途时在御前得的“忠义报”三字。囚徒们枯槁的手抓住

他的袍角,浑浊的眼里燃起星火,他却不知这火光将灼伤多少人的面具。

台州知州曾惇的府邸里,檀香袅袅。这位以诗谄媚秦桧得势的官员,正抚摸着新得的端砚冷笑:“洪景伯竟敢越级呈报?”当夜,快马载着私密的文书疾驰临安,驿道上的灯笼在风中摇晃,像一串猩红的血珠。

秦相府的檐角铜铃在秋风中叮当,权臣的手指轻扣着曾惇的文书,对殿中侍御史余尧弼耳语:“此人留不得!”不过旬日,朝堂便降下雷霆——洪适“奸险强暴,在台州贪墨逾滥”的罪名赫然在目。乌纱坠地时,洪适正将囚徒名册封存,窗外木樨纷落如雪,暗香萦绕不去。

离任那日,洪适独坐分绣阁远眺府城西边的云峰山影,忽觉此景与少年时逃离金兵的烽烟何其相似。他摩挲着父亲从北地带回的契丹铜印,忽闻江潮拍岸,恍若听见冷山风雪中父亲的叹息:“这世间的碑刻,总要有人拓下真相!”

烟雨渐浓时,他负笈西归,官袍上的折枝花卉纹绣没入雾霭,唯余一句“寡和聊成白雪歌”的残诗,在台州城头飘散如絮。

洪适在台州的四年光阴,恰似石桥下的深潭——表面涟漪荡漾着政治风云,底层却沉淀着独属南宋文人的清醒与坚韧。今日重读他的台州诗作,恍惚犹见那个在贬谪中紧握初心的身影,将儒者的担当、诗人的赤诚、学者的冷峻,悉数注入台州的云海烟霞——原来真正的文化传承,不在庙堂的华章,而在困境中依然挺立的文人脊梁,这是儒臣的担当,亦是诗人的浪漫,更是中华文明千年不绝的薪火微光。

